斯蒂芬·茨威格论死亡与激情

张 帆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上海 200083)

摘 要: 激情与死亡是贯穿斯蒂芬·茨威格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小说中的“激情受难者”穿梭缠斗于激情的幽暗与人性的善恶之维,多以死亡挣脱激情的宰治告终。在“内心切近者”的人物传记中,茨威格以激越昂扬的笔触谱写出人性与激情角力的命运悲歌,赋予“魔鬼性”的激情毁灭尤其是自杀行为以超人性、超时间的宏大意义。茨威格为抵御战争对心灵的扭曲和精神家园的摧残,以自杀捍卫了内心的自由,具有为理想而殉难的伟大意义,彰显了人性的光辉。

关键词: 斯蒂芬·茨威格;死亡;激情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5-0098-09

生前闪耀文坛并至今声名显赫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自杀之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唯有沉潜文本,从贯穿其作品始终的重要主题——激情和死亡中方可觅得答案。正如德国作家亨利希·波尔断言:“艺术家总是随身携带着死亡,正如牧师总是伴有祈祷一样。”①纵观茨威格笔下的虚构人物或传记主人,他们往往被某种难以名状的激情所驱使,或在情欲的猛烈喷薄,或在生命体验的艺术宣泄,抑或在对生命彼岸的汲汲追寻之中,囚荡于激烈的生命强度与自我毁灭的两极之维,难逃死亡的终极命运。茨威格对此坦言:“我的固有的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这种好奇我首先试着在涉及个人命运的一些性格化的短故事上加以运用。”②而茨威格所“好奇”的正是在某一生命节点侵袭其笔下人物,并导致他们发生命运骤变的心理激情。茨威格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自己探究激情旋涡中的人物心理与内心世界的偏好:“我素来感兴趣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即囿于某种单一的思想而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一个人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于无限。”③而这种趋向于“无限”的激情与偏执在遭遇现实的偶然与有限之时,自我毁灭的悲剧性结局已是必然。茨威格在其笔下的人物身上不断体验与感悟着死亡,同时,这种切身体悟也孕育和形塑了他的死亡观。

一

激情驱使之下的精神世界是茨威格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强烈的情感往往在生命中的某个偶然时刻从幽冥晦暗的无意识之中被激活,并以一种难以规训的力度和强度影响人物所遭遇的偶然事件。“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④茨威格在小说《心的沉沦》开篇点题——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对于命运之链的触发:“命运并不总是需要大踏步后退并使用粗暴摈弃的强力才能

收稿日期:2017-04-26

作者简介:张帆,女,山东泰安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项目编号:wrzs 201433),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X01X0212017020)成果。

① 转引自威克科克斯、苏顿:《死亡与垂死》,严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 页。

② 茨威格:《茨威格文集》第七卷,高中甫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0 页。

③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下,张玉书主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9 页。

④ 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的时刻》,舒昌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

极大地震撼一颗心灵;恰恰由于一瞬间的原因为施展毁灭,这才刺激它的创造者的强烈欲望。我们用我们那模糊的人类语言称这种初次轻微触动为诱因,并惊异地将其微弱程度和那常常继续起作用的强力进行比较……命运也不会一经显露、稍有苗头就马上被人认识。命运总是先早已在内部,在精神上、在血液中存在,然后才从外部触及灵魂。"①激情作为小说人物内在的心灵要素蛰伏于幽冥的意识深处,经偶然触发之后又在与更多的偶然碰撞中发酵膨胀,酿制一种饱和的、亢奋的、极致的情绪,不可按捺、压制、自抑,它要奔流、宣泄、冲决一切障碍,聚生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陌生女人还是懵懂少女时,初见作家,便"像着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了""整个地爱上你,永远迷上你"。这种少女迷恋的激情并未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退潮,反而澎湃得难以遏制:"我对你的激情一如既往,只不过随着我身体的发育,随着我情欲的觉醒而和过去有所不同,它变得更加炽热、更加含有肉体的成分,更加具有女性的气息。……我唯一的思想:把我奉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为了等待爱欲迸发的片刻激情,"随时为你保持自由""一听到你的呼唤,就能应召而去"。这种爱欲激情的执念纠缠逼仄着陌生女人,她拒绝了所有人的求婚,放弃了富贵安稳的生活,她的一生"无非就是等待",一颗鲜活亮丽的生命在无望的等待中枯萎凋零。②《女仆勒波雷拉》中,勒波雷拉本是"像一匹疲于奔命骨骼粗大、干瘪如柴的山区驮马",在经年累月的机械劳作中丧失了一切生活的欢愉和女性特征。然而,男主人不经意间于她臀部一拍,令她古井重波,情欲喷薄而出,"一直拉进她麻木的感官产生本能冲动的混沌世界里""在这头劳累、疲惫不堪的干活牲口身上苏醒了"。然而,勒波雷拉复苏的却是一种极端病态、畸形的激情:她"如同一条狗"怀着"感奋的激情"摇尾乞怜,沉浸于"偷听,探问,窥伺"男主人与情妇纵欲狂欢的"狂热之中",难以自拔,陷入谋杀和自戕的深渊。③《森林上空之星》中,侍者法朗索瓦在服侍漂亮的伯爵夫人奥斯特洛夫斯卡时,脸恰好贴近了她松软的、香气四溢的卷发,甚至,透过黑色的发波窥见了白皙的脖颈,心里瞬间"升腾起紫色火焰""令人眩晕的陶醉感受"。夫人"芳唇接触过的玻璃酒杯",他小心翼翼地像宝贝一样地珍藏起来。后来,伯爵夫人要回波兰,他想追随夫人去华沙做侍者,"只要不离夫人很远就行"。④ 可是,贫困粉碎了他的美梦,他凑不齐路费。经过一夜长思,激情冲动下做出惊人之举——扑倒在伯爵夫人乘坐的列车车轮下,偏执而又决绝地以死殉情。

情欲无疑是茨威格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但却并非是人物激情的唯一来由。《马来狂人》中,因偷情怀孕而不得不求医的贵妇人"专横倨傲""骄矜傲慢""冷若冰霜",一下子把医生"身上一切被压抑着的、一切隐蔽着的、一切恶的东西都激发起来进行抵抗";"我"不由地产生"一种残暴的""一心只想凌辱她""渴望煞煞这股傲气"的欲念与激情,其中有情欲,有征服欲,也有纯粹出于人性之恶的毁灭欲。可是,这种卑劣的欲念在贵妇人坚如磐石的自尊自爱面前自惭形秽,瞬间化作羞愤、悔恨的激情,"我必须立刻帮助她"的疯狂执念,像"一种狂暴的、荒诞的偏执狂的发作",医生一反常态,对贵妇人穷追不舍。贵妇误解和拒绝医生相助,而死于土法堕胎。"羞愧,无限的羞愧"的医生为掩盖贵妇的死亡真相,怀着无限悔恨与自我救赎的激情,抱着贵妇人的棺椁投海自决。⑤《贵妇失宠》中,高居法兰西权力之巅的贵妇德·普里夫人被剥夺权利,逐出巴黎。第一天,她还欢乐依旧,想象自己的突然消失会轰动巴黎;第二天醒来,她开始感到一丝阴暗郁悒的情绪袭来,"仿佛从暖洋洋热烘烘的空气里跳进冰

①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中,张玉书主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79 页。
②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中,张玉书主编,第 358、259、368、384、384 页。
③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下,张玉书主编:第 98、105、111、105、108、106、112 页。
④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一卷,高中甫编,西安:西安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8、129、131 页。
⑤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中,张玉书主编,第 311、314—316、324、321、349 页。

凉的冷水之中”;①第三天,她变得焦躁不安,情绪失控。与教父的年轻侄子暗通款曲都不能让她感到片刻欢愉,相反,却对情欲生出无比的厌倦和反感。意欲攫取昔日“女王”权力的狂热欲念,使她不惜以死相逼,想象撒手人寰后,震惊朝野……她微笑地喝下毒药,在激情澎湃中等待着;可是,等来的不是国王回心转意的召唤,而是死神的降临。《心的沉沦》中,富有的老人萨洛门松怀疑女儿夜半与男子偷情而怒发冲冠,夜不能寐,却由于“懦弱”“胆小”而强压怒火,“像受蛀虫啃啮般受尽种种思绪的折磨”,在激情(“这帮毫无廉耻的女人……应该用手枪打死你们,用鞭子抽打你们”)与贱懦(“对他们来说我连狗都不如,我是让大家擦脚的擦脚垫”“我会像一条狗那样丧命的……”)的折磨之下,耗尽生命的意志,在自怨自艾(“我孤苦伶仃地死去,孤苦伶仃……因为对别人来说我已经死了……”)中麻木地走向肉体的毁灭。②

茨威格小说中的人物在激情旋涡中往往陷入极度的敏感、焦躁和歇斯底里的状态,饱受心灵质变之苦,最终又在激情中沉沦堕落:陌生女人像娼妓一样委身于作家,为了养育她和作家的孩子而成为富商高位者的情妇;热带殖民地医生像癫狂症患者一般追踪那位贵妇人的一举一动,最终投海自尽;而勒波雷拉则沦为男主人的皮条客,怀着一种病态的欣喜为男主人和情妇的交欢做准备,甚至为了消除男主人的后顾之忧而杀害了女主人,最终自戕;老人萨洛门松在强烈的心灵缠斗与冲突过后,麻木消沉,只为等待死亡的降临。茨威格把“抵抗不住命运摆布的人物”③和“被社会抛弃、被命运压扁的畸零人”④置于激情欲念的把玩之中,再现人物在激情驱使下的遭际,“从人道主义角度去晓之以理、审之以情”⑤,并在激情流泻中细腻地绘制出无意识冲动和理性之间激烈紧张对峙下“一幅幅骚动不安、痛苦绝望、扭曲颤栗的‘心灵受难图’”。⑥

茨威格对激情受难者不做庸俗的道德批判,而是旨在深掘人类心灵世界和人性的秘密,意欲晓示激情重负下依然闪光的理性,人性光明与美善的一面。正如张玉书先生所言:“茨威格的作品里有一股激情,在黑暗中有一线光明。在那些人类渣滓身上,他还要去寻找一丁点可以肯定的符合人性的东西。……这就是他称之为理想主义的东西。”⑦探索人性的暗礁与深谷,掘发人性的光明与美善,这便是茨威格的人道主义。细察茨威格所刻画的激情殉难者,真正悲剧性的毁灭与自我毁灭总是发乎激情而止乎理性。陌生女人若不坚守心中纯洁无私的爱情信仰,便不至于自愿选择死亡。因为深爱着作家,深知他“喜欢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生怕干涉别人的命运”,不愿让作家因为自己的爱而“受到任何牵累”,不愿作家那“美好光明的生活”有“一丝一毫的改变”,陌生女人将所有的爱与激情倾注于两人所生的孩子身上,只在偶然的机会之时或像轻浮女子,或像娼妓一般委身于作家。对于陌生女人而言,始于少女时期“死心塌地、舍身忘己”⑧的爱情便是她生命的全部,成为她“自我的依存性、生命意义”及尊严与人格⑨,因而当唯一的孩子死去,爱情与生命的意义无所依托之时,陌生女人便在激情与爱情、尊严之间选择了后者,以死亡守护爱情的纯洁无私,捍卫自己的尊严。热带殖民地医生在悔恨中“沉沦”,不是沦为他的“老朋友”——“陈年威士忌”和“布朗宁手枪”的牺牲

① 茨威格:《茨威格文集》第一卷,张玉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3 页。
②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中,张玉书主编,第 583、583、590、595、598、599 页。
③ 茨威格:《茨威格精选集》,韩耀成选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编选者序,第 17 页。
④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上,张玉书主编,代总序,第 11 页。
⑤ 朱祖林:《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心灵激情》,《外国文学研究》1992 年第 1 期。
⑥ 王予霞:《女人·情欲·困惑——斯·茨威格心理小说初探》,《鹭江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
⑦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6 页。
⑧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中,张玉书主编,第 375、393、360 页。
⑨ 王彤:《激情生命的诗化演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再读》,《国外文学》2000 年第 3 期。

品①,而是为阻止贵妇人的丈夫开棺验尸而抱棺沉海,同样是残存的理性,为信守诺言,维护贵妇人身后的名誉而做出的激情抉择。就连女仆勒波雷拉畸形扭曲的爱恋,也不乏自我牺牲之举。她全身心地投入于侍奉“老爷”的生活中,为他拉皮条、杀人,“如同一条狗”般卑微低贱,但又忠诚无私。当男主人威胁要辞退她时,她没有因一己私欲强留在主人身边,“我不想给老爷您再添麻烦了”②,从容赴死。由此,与其说茨威格笔下走上自杀命运的人物因受激情之苦而自戕自灭,倒不如说是为了守护其生命中最为珍视之物而自取灭亡,这之于陌生女人是自我奉献的爱情,之于马来狂人是贵妇人生前的嘱托,而之于勒波雷拉则是对男主人倾尽一切的忠诚。概而言之,茨威格笔下人物的自杀之举,是激情宰制下沉沦堕落与人性美善的决斗中对于后者的坚持与守护。而这,不正预言了茨威格本人所将遭受的命运吗?

那些陷入激情的泥淖而最终被迫或自愿走向自我毁灭的人物命运在茨威格笔下总是显得哀伤凄凉,令人动容。“作者在发掘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命运的时候,显然充满了同情”,而同情无疑是茨威格人道主义的重要维度。于茨威格而言,同情就是感同身受,“作者动情”。③ 他在《精神疗法》中坦言:“对个性(即便是在不合情的怪癖下的个性)怀有敬畏之心,……体贴和宽容,相互理解的艺术是人与人的关系中最重要的艺术。”④茨威格笔下遭受激情侵袭的小说人物,一生常被短短的片段所决定,似乎被某种不可知的心理力量,或是情欲本能,或是某种未名的潜意识力量所驱使,走向一种必然的命运:一个用一生守候二十四小时的女人,一个以死捍卫贵妇名声的癫狂症医生,一个为亲昵玩笑而杀人的女仆,一个因单相思而卧轨自杀的侍者……茨威格以其细腻动人的笔触为激情、偶然与命运之间描绘出错综复杂的交汇点,使得“表面看来怪异荒诞的现象变得合情合理”。⑤ 这种“合情合理”为人物自杀提供了心理上的合理性解释。或许,这可以作为茨威格在对战争世界的悲观绝望中将自杀纳入其生命选项的解码。

二

除中短篇小说外,茨威格的另一重要文学成就在于人物传记。出于对创作过程“怀有无比的好奇心”,探究作者艺术世界和精神诉求的作家传记在茨威格所有传记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⑥作为“一个富于激情的心理学家、一个渴望去刻画的刻画者”,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多“以那些我感到自己与之密不可分的人物为对象”,代入感极强;又打破传统传记重在“追求系统评价某个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之窠臼,独树一帜,从“我内心里为任何完备配套设定了限制”,⑦意在自明心志,自我抒怀,使得这些陟罚臧否的“人物评述”总是与茨威格的内心情感无限切近——“被某种无法描述的狂热激情所控制和支配,从而获得常人无法企及的生命感悟和创作灵感”。⑧激情在艺术家和作家身上往往显示为一种“更高之力”,茨威格称之为“魔鬼性”(Dämon),并以“魔鬼性”一词来指称“那种原始的、本质的、人人生而有之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将人驱逐出自身,使他超越自身,将他推进无限和本原之中”,既包含“所有危险过度、心醉神迷、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东西”,又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创造性。在《与魔鬼搏斗》中,茨威格评述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卷入“魔鬼性”激情旋涡而“过早地终

①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中,第 349 页。
②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下,第 123 页。
③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第 189 页。
④ 茨威格:《精神疗法》,沈锡良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2 页。
⑤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第 189 页。
⑥ 张晏:《茨威格中短篇小说叙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1—212 页。
⑦ 茨威格:《与魔鬼搏斗》,徐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前言第 2 页。
⑧ 张晏:《茨威格中短篇小说叙事研究》,第 215—216 页。

结于可怕的精神错乱、致命的感官迷醉以及疯狂或自杀”。茨威格断言:魔鬼性的人抛却了生活,“只认识无限,以及通达这一无限的唯一道路——艺术”。在他们身上,死亡具有一种宏大的悲剧性意义,“一种燃烧的命运”;“死亡补偿了他们生活的贫瘠,而且还赋予他们一种神秘的力量”①,他们在英雄般的死亡中超越了有限的生命。如果说,荷尔德林和尼采是在追求无限的道路上被魔鬼性的激情所灼伤而堕入意识的幽冥之中的话;那么,克莱斯特则是在极致的激情之中自觉选择了死亡,茨威格以感同身受的热切语言赞颂这种死亡的激情和激情中的死亡,堪称所有作家传记中用情至深、用笔至纯、用心至诚的典范。

茨威格推崇克莱斯特为死亡论大师:“比起活来,他更懂得如何去死。”②对克莱斯特而言,死亡是一种幸福,是生之渴望:“克莱斯特的生活不是生活,而仅仅是一场向着终点的,一场带着野兽般对血腥和感官、残忍和恐怖的迷恋,缭绕以激动不安、追杀成性的号角声和神秘可怕的追逐。”在沮丧和绝望的时刻,贯穿克莱斯特一生的死亡念头就会响起:“从非常年轻的时候起这种自杀的思想就陪伴着他,当还是半大少年的他完成了一个生活计划时,死的计划也早就想好了:这种思想总在他软弱无力时变得强烈,……他之所以能够这么长时间地生活下来,只是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抛弃生命。他一直想去死,虽然他踌躇了这么长时间,那也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他的夸张性,出于他天性中过度的东西,因为连死克莱斯特都想死得夸张,死在激情洋溢中:他不想渺小、可悲、懦弱地杀死自己,……甚至连这种阴暗、危险的想法在克莱斯特这里也有了一种愉快性、一种如痴如醉的狂欢性。他要像跌入婚床一样跌入死亡。”茨威格将克莱斯特的自杀诠释为生命强力的展现,一种激情、热忱与狂喜:“他越来越陶醉在这种想法中,想通过一场一次性的爆发,通过一种英雄般的自我毁灭来庄严地结束那种力量和反力量之间缓慢的、一块一块的拆卸;并从永远难以满足的生活感觉的渺小可悲、坎坷挫折和支离破碎中跌入一种环绕着迷醉和激情的号角的神奇美妙的死亡中去”;克莱斯特“将死亡升华为一种激情,一种迷醉,一种疯狂和激昂。他的毁灭是一种极度幸福的感觉,一种奉献出去的感觉,这些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体会过……他歌唱着投入深渊”。茨威格慨叹死亡让克莱斯特的生命抵达高潮,“没有人比克莱斯特死得更壮丽。在所有的死亡中,没有哪一次能像他的死亡一样环绕以音乐,是完全的陶醉和升华”。通过死亡,克莱斯特赋予其非人的生活以人性意义:“他把自己的痛苦生动地竖成了死亡这座不朽的纪念碑;一旦得到塑造的恩泽,所有的痛苦就都有了意义。它成了生活的最高魔力”;因而“他提早的自愿死亡是与《弗里德里希·冯·洪堡亲王》同样的杰作”。③由此可见,茨威格不惜笔墨美化克莱斯特的自杀,视自杀为生命激情的升华与精神无限的展现,赋予自杀以激昂悲壮的意义。可想而知,茨威格必然是认同克莱斯特的自杀行为,否则就无法为传主谱出激情洋溢的死亡赞歌。

茨威格还论及克莱斯特对于结成伴侣共同赴死的激情:克莱斯特“把死亡当作双倍幸福的毁灭来梦想。某种深深的恐惧……使他,这个孤独的人,害怕自己要在死亡的永恒中继续背负活着时的孤独感:因此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极度热切地建议每个他爱的人陪他一道去死。生活中最需要爱的人渴求在爱中死去。……因此只有愿意陪他去死,具有最热烈、已无法再升级的感情的那个女人,才是他唯一渴望的女人”。④茨威格在这里同样美化了殉情之死,将死亡中的爱情视为最高形式的爱情。茨威格心向往之,勉励效仿,曾两次请求第一任妻子与他一同赴死,“茨威格不想独自死去”⑤,弗里德利克·茨威格在其《茨威格传记》中回忆道。最终,患有严重哮喘病的第二任妻子

① 茨威格:《与魔鬼搏斗》,前言,第 3、2、10、12—13 页。
② 茨威格:《与魔鬼搏斗》,第 178 页。
③ 茨威格:《与魔鬼搏斗》,第 120、171—173、175—176、178—179 页。
④ 茨威格:《与魔鬼搏斗》,第 172 页。
⑤ Friderike Zweif, *Stefan Zweig.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1961, p. 131.

绿蒂女士令他得偿夙愿,共赴死亡之约。

茨威格不仅赋予死亡以克莱斯特式的激昂悲壮的意义,而且也赋予其里尔克式的生死一体的诗意。青年茨威格对里尔克推崇备至,尊其为“荷尔德林所呼唤的纯粹、完整意义上的诗人,领受过神的教导……为上苍所凝视的虔诚之人”。① 里尔克后期诗作对死亡的执着冥思深刻影响了茨威格。“死存在于生之中”,生与死互为一体;死亡并不仅仅代表存在的消亡,更标志存在的完满:“因为我们只是果皮和叶子 / 每个人身里拥有的巨大的死 / 却是被一切围绕的果实。”②毫无疑问,里尔克针对生与死的辩证性、创造性思考,令茨威格深深折服,“死亡”作为“最纯粹、最必要的现实,伟大、形象地从里尔克的诗歌之中走出来”③,完全有资格作为“存在”的一个肯定性因素而彰显自身的价值与必要性,从而扎根于茨威格的内心世界。“在这里尝试言说的不再是生者的致辞,而是同他者,同物与感觉之彼岸的对话。这里开始了同永恒的对话,同死亡兄弟般的对话。而这死亡是他自己久已准备好的,现在已然成熟了。”④他在悼念里尔克的长文《道别里尔克》中慨叹:“他病了,但却没人知道。他就这样静静死去了,谁也不曾预料;他的痛苦、疾病和死亡的秘密他也一并带走了,以便将其构建得诗意而美好,将这最后的、准备良久的杰作——他自己的死亡——完成得纯粹。死亡早就开始了,在他孱弱、沉默的躯体之中穿越生活的死亡……我们毫无预感地爱着在他体内随着生命而生长着的死亡……我们必须因为崇拜的缘故而敬仰这一死亡。尽管这一死亡夺去了我们多少难以言说的事物和无法言说的可能性,但我们必须要感谢它为我们将一幅毫无变形的肖像保存到了最后一刻……”⑤里尔克的死亡穿越了他的一生,并为之画上了完美句点。在茨威格看来,死亡更凸显了诗人存在的意义,即在这个“诗意疏离的世界里”作为一位纯粹的诗人——他将成为未来青年人和艺术家的榜样,他的诗篇和作品将化作永恒与不朽。⑥由此可见,里尔克寓生于死、生死一体的哲思在茨威格的内心执拗地埋下了种子,只待破土而出。

三

茨威格孜孜以求地探索激情荡涤下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这固然是他“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使然,但更是他无可规避各种形式的激情宰制和驱使所致。在小说叙事方面,茨威格多采用外在和内在的第一人称相结合的框架叙事结构,即“第一人称经验自我叙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有时不止一个)第一人称的间接叙事者”。⑦ 外在的“我”往往是激情故事的发现者和倾听者,而与作为故事的亲历者或主人公的讲述者拉开距离,从而保持了茨威格作为作者同框架内讲述自己经历、袒露内心世界的故事主人公之间的区隔。借助这种叙事上的疏离感,表面上,茨威格似乎想要避免“过分卷入自己写的故事,太接近自己创造的人物”⑧;但事实上,茨威格真正想要逃离和疏远的,则是人物陷入的激情。他比谁都清楚:在激情驱使之下,小说人物总是难以驾驭,往往在心灵扭曲异化的裹挟下,程式化地走向某种必然的命运,而被“魔鬼性”奴役的作家则完全陷于“激情魔鬼”的控制,对此束手无策,无法听命于自我意志,在骚动不安的激情中成为无限和本原的牺牲品。⑨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对于激情的受难者

① Stefan Zweig, *Das Geheimnis des künstlerischen Schaffen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p. 49.

② 赖纳·玛利亚·里尔克:《里尔克诗全集》第一卷,陈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274、420 页。

③ cf. Stefan Zweig, *Das Geheimnis des künstlerischen Schaffens*, p. 48.

④ ibid., p. 61.

⑤ ibid., pp. 63 – 64.

⑥ cf. ibid., p. 65.

⑦ 杨荣:《茨威格小说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03 年版,第 357 页。

⑧ 李炜:《媄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4 页。

⑨ 参见茨威格:《与魔鬼搏斗》,第 172 页。

而言是一种解放,一种自由意志的回归。而对茨威格而言,“个人自由意味着最高的财富”①,但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自由,都被窒息在战争的狂热中,无从谈起。他的写作不得不循着激情的旧途,完成一种宿命般的死亡仪式,注定走不出模式化的叙事悖谬。创作的激情在焦灼中耗尽,生命的虚无却悄然生起。

两次世界大战像地震一般摧毁了茨威格的生活,“这些地震……使我脱离了每一种过去的生活和从前的生活,它以戏剧性的强劲力量把我抛到一片虚无之中,抛到我早已熟悉的‘我不知道往何处去‘的境地’”。②“虚无”如同幽灵一般追逐着流亡中的茨威格,使抑郁与消沉的情绪在流亡岁月的风雨飘摇之中发酵、膨胀,化作难以遏止的悲观消沉的“负面激情”,成为其坚定地选择自杀的推手。茨威格深刻感受到行动自由和权利的限制,他为此感慨道:“战前,我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的最高阶段和形式,后来我又认识到,个人自由降到了几百年来最低的程度。”③护照、无休止的搜查、盘问和等待,令茨威格感到尊严丧失、受到羞辱:“凭着生而自由的灵魂,你经常感到,你是个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毫无权利,一切都是官府的恩典。”④外部的不自由损害了茨威格的内心,他感到“我的敏感也被最近这些年疾风暴雨似的转变渐渐地弄得过于激动”“每种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失去平衡……你会感到更不踏实,对自己更加怀疑……我的自然的身份本来和原来的真正的我融为一体。如今我的身份有一部分已经永远被破坏……”⑤在自传《昨日世界》中,茨威格坦承战争摧毁了他这位“世界公民”曾经的理想与信念——“欧洲的和平统一”,他所梦想的“世界公民的未来世纪”被“民族主义的狂热时代”所取代,他所笃信的“欧洲的良心”被“非人性的行径”在“短短几个礼拜里彻底改掉”。⑥ 茨威格无限悲凉地慨叹:“我觉得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欧洲,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帕提侬神庙,由于自己的妄想,似乎已经注定了要死于非命。”⑦

丧失了精神家园的茨威格悲观消沉,称自己“脱离了所有的根”⑧。他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我不再是从前的我,我变成了一个与人疏远、完全自我封闭的人了……一切欢乐愉悦对我而言都如同幽灵般陌生。”⑨茨威格向朋友如是倾诉他日益疯长的失望情绪:“我越来越确信,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家了,我到哪里都将是个漫游者和过客。”⑩面对狂热好战的群氓,独醒的茨威格承受着“时空”尽失的荒诞感。“现在我们还在经历和忍受的一切都算什么呢?最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永远不会再来了。”⑪客居巴西,貌似“平静”的异乡生活,被欧洲充满敌意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击搅得暗潮涌动,避世不能,加剧了他的消沉和失望,“年过花甲,想要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⑫。辞世前,茨威格在写给前妻弗里德利克的信中尝试解释他疲惫倦怠的原因:“我的心情舒坦平静一段时间之后,意志更加消沉了。令我十分痛苦的是,我再也不能集中思想。此外,确信——确信曾经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多年,而且由于

①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2 页。
②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 页。
③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3 页。
④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318 页。
⑤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318 页。
⑥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319、336、318、282 页。
⑦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308 页。
⑧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 页。
⑨ Stefan Zweig, *Briefe an Freunde*, ed. by Richard Friedenthal, Frankfurt am Main, p. 279.
⑩ Stefan Zweig, *Briefe an Freunde*, p. 343.
⑪ Stefan Zweig, *Briefe an Freunde*, p. 280.
⑫ 茨威格:《茨威格文集》第七卷,第 439 页。

我们的特殊处境,不知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重返家园,这一切都使我心情沉重。”①

茨威格借以安身立命的“昨日世界”随着法西斯的战无不胜彻底瓦解,“强大的暴风骤雨早已把这些昔日的信念击成齑粉”②,自由、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价值在狂热、非理性的战争时代显得空洞而苍白。虚无之上无法重塑“真正的自我”和自由,但知之不可而为之的执念,让茨威格在精神寻踪中找到了蒙田——“在我们的和平、独立、天赋的权利被一小撮偏激分子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牺牲掉的那样一些历史时代里”捍卫自由和良知。③

茨威格盛赞蒙田为“世界上每一个自由的人的最早祖先,是保护每一个自由的人的圣徒,是每一个自由的人的朋友”,也是“保持住自我——这样一门……学问——最好的老师”;面对时代的疯狂和纷争,蒙田“如同朋友一般”教导他:“你何必对你的时代的荒唐和残暴如此介意和沮丧呢?这一切只会触及你的皮肤、触及你的外在的生活,却不会触及你的‘最内在的自我’……时代发生的一切对你是无能为力的,只要你不介入。”④悲观绝望的茨威格深受启发:“忘了吧!我对自己说。逃走,逃到你内心深处的灌木丛中,逃进你的工作,逃进你只是活生生的自我的所在……在那里只有你那一丁点理智还能在一个疯狂了的世界里起点作用。”⑤然而,尼采所坚持的“我们拥有艺术,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⑥的信条俨然业已失效。战争的丑恶、非人性与狂热的触角,无孔不入地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令人无处逃遁。焦灼的茨威格显然对人类的受难无法释怀,就如同他逃离了欧洲仍无法摆脱对欧洲的担忧一般,也无法摆脱对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同胞的关注与担忧。“受折磨和受损害的人牵动着我的心,而这样的人现在何其之多!……我们几乎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能够同情这些受难者,同他们一同受苦。”⑦茨威格在小说《爱与同情》中开宗明义地谈到两种不同的同情:“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⑧茨威格的同情无疑是后一种,这是人性和理性的彰显,也是“自我的本性”和那个“独一无二、特殊的‘我’”的抉择。⑨ 茨威格内心撕裂,逃遁——他那理性的微光无力穿透非理性的茫茫暗夜;介入,道义上的同情不能承载战争苦难之重。茨威格几乎陷于绝境:要么,放弃他的理性与人道主义理想,施行精神自毁;要么,离开这个野蛮的世界。茨威格断言:“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⑩

最终,蒙田“死亡意味着战胜痛苦”的论断,给绝望中的茨威格开出了“唯一药方”⑪“最后的自由是死亡:生则存乎他人的意志,死则存乎自己的意念。”⑫“自杀之于人类,完全是一种自觉意识和意志行为,这是因为人类意识到在他的生命

① 茨威格:《茨威格文集》第六卷,高中甫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
② 茨威格:《茨威格文集》第六卷,第4页。
③ 茨威格:《蒙田》,舒昌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页。
④ 茨威格:《蒙田》,第14—15、19—20页。
⑤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333页。
⑥ 转引自迈克尔·翁达杰:《遥望》,张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⑦ Donald Prater, Volker Michels, *Stefan Zweig. Leben und Werk im Bild*, Frankfurt am Main, 1981, p. 302.
⑧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集》上,张玉书主编,第3页。
⑨ 茨威格:《蒙田》,第75、73页。
⑩ 茨威格:《茨威格文集》第七卷,第439页。
⑪ 茨威格:《蒙田》,第109页。
⑫ Stefan Zweig, *Montaigne*, Berlin, 2015, p. 39.

至上,还有更可值得珍视的价值存在。”①正如茨威格笔下的小说人物在激情与理性的激烈缠斗中为人性的美善而死,被“魔鬼性”驱使的作家为内心的终极与永恒而奉献牺牲一样,茨威格通过自杀拒斥战争时代的非理性逻辑,摆脱狂热和野蛮的侵袭,从而获得“最内在、最深处的自我”,保存“原始秘密”和他的“终极存在”。② 正如弗兰茨·韦弗尔所述,茨威格的死亡行为包含着一种隐秘的伟大。③

On Death and Passion in Stefan Zweig's Life and Works

Zhang Fan

(*School of Germanic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Passion and death are two important themes throughout Stefan Zweig's literary creation. The characters in Zweig's novels, who suffered severely from the overwhelming psychological passion, usually ended up in death as a way of freeing themselves from the domination of passion in their struggles for the good and beautiful side of human nature. In the biographies of the free writers whom he considered to be spiritually connected with him, Zweig wrote a touching elegy on the common destiny of Hölderlin (荷尔德林), Kleist (克莱斯特) and Nietzsche (尼采), who burned and sacrificed themselves in their boiling passion for the eternal and infinite. Zweig endow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hree literary giants with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insistent pursuit for timeless and absolute meanings. As for Zweig himself, in order to prevent his heart from being twisted and his humanistic faith from being damaged in the evil passion of the war, he chose to die freely. His suicide was therefore an act of freedom and martyrdom for great humanity's ideal and manifesto.

Key words: Stefan Zweig (茨威格), death, passion

---

① 陆扬:《中西死亡美学》,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4 页。

② Donald Prater, *Stefan Zweig und die Welt von gestern*, Wien, 1995, p. 48.

③ qtd. in: Stefan Zweig, *Das Stefan Zweig Buch*, Frankfurt am Main, 1982, p. 404.